

名家名著评点书系

贾平凹著

高老庄



陈泽评注

GaoLaoZhuang
PingZhuBen

评注本

名家名著评点书系

贾 平 凹 著

高老庄

陈泽评注

GaoLaoZhuang
PingZhuBen

评注本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庄：评注本/贾平凹著；陈泽评注.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ISBN 7-80716-036-5

I. 高... II. ①贾...②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841 号

《高老庄》评注本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刘霆昭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 84276223、(010) 84279112
E-mail：txcbszbs@bjd.com.cn
印 刷：光达胶印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19.75 印张
字 数：350 千字
定 价：29.8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陈 泽

经过了长时间的思索与困惑。我终于动笔，开始了《高老庄》的评注工作。时间是农历腊月中旬，再有十五天就是中国农历的春节。这个时候，妻正有着身孕，由于孕期反应，她每天都苦着脸，表情很痛苦，可却常常在我面前抚着腹中的胎儿，极幸福的样子。我知道，孕育一个生命是痛苦而幸福的。

这个时候，碰到的熟人和朋友都忙着置办年货，说着的和做着都是年关临近的家常话和平常事。我在这种悠悠的氛围之中平静着一年来起伏不定的心绪，开始坐在书桌前经受这个痛苦而又快乐的孕育过程。对我而言《高》评注本也是一个生动而鲜活的生命。而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一切似乎都是夙命中的安排。

《高》的评注工作基本都是在白天完成的。我没有熬夜的习惯——住所的限制使我无法养成这种习惯。仅有的一张书桌就摆在卧室之中，我怕桌前的灯光和满屋的烟雾影响妻的休息。我又不愿将纸和笔移到客厅里低矮的茶几上，因为坐在那儿写作总使我感到思绪也纠结着不能舒展开来。于是当天的工作就此作罢。但却并不把纸和笔收起，就以原来的样子摊放于桌上，以便第二日动笔时能将思绪与前一天尽快接上。

清早起床梳洗完毕。妻去上班，整个白天的时间和空间就都属于我了。最先要做的事是从抽屉中取出三支香点燃，对着一幅碑版拓片画像恭恭敬敬地鞠躬，再鞠躬，再再鞠躬，心中虔诚地默念几句，心态就安静平和。这一天笔下则如有神助。阳历虽然已翻到了二月，可却是北方天气最冷的时候，屋外明媚的阳光下却寒风呼号。我拉闭门窗，一间屋子就严严实实，不透声息。外面的人和事都与我隔离开来，室内就显得尤其静。除了香烟弥漫的烟雾的流动使我能感觉到一丝活的气息外，一切都静到极致，和死一般。但我

的思绪却极活跃地随着《高》中的人物到了高老庄。眼耳鼻手所能感受到的都是高老庄里的气息。那一群矮矮的男男女女纠缠着我，我的情绪也就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而起起落落，不能将息。我的职责是引导读者去怎样理解这部书，透过这天才的文字去感受作家的灵魂和思想。但思绪却往往因书中的人事变迁而不能自己。感觉中我已不是在读一本小说，而是在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一段现实的人生。我为此而兴奋着，激动着，越是看到了文字中章法结构的精妙处，我就陷入得越深，评注的文字也越难以下笔。我知道作家在著此书时是有着一颗自在的平常心。在激动的情绪下是无法将书中的深意和内涵真正传达给读者的，于是我就尽可能地平静着自己的心绪，也以一颗平常心来做我的文字。但评注越到后来越难以进行。行文落笔常常使自己不能满意，总感到没有真正表达出书中的含义与自己的想法。常常是成段成段地划去，再写，又划去，又再写，如此反复。有时候一个上午就在这种反复的写与划中徒劳地度过了，这种徒劳无功的情形常使自己懊恼而心浮气躁。有一段时间就极怕坐于书桌前，一旦坐下去却又是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身心都经受着极其痛苦的煎熬。思绪就不能集中，耳边就时不时响起过年的鞭炮声。我的住所临近着一条热闹的道路，平日没事时我常开了窗户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物事，感叹着生活的意义。此时，马路上的车声、人声、谈笑声向我传达着人们的快乐。我知道人们都在享受着过年的乐趣，有着平日难得的轻松与悠闲。我羡慕着他们的快乐与悠闲，间或传来一阵喝醉酒的笑骂声，砸酒瓶声与其它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听来竟有一种和谐的节奏。我惊奇着自己的发现，也越发感觉到了这种种声响混在一起的美妙。良久，我终于明白，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流动，其间任何一个节奏都表现着生活的原生态。这种表面的无序正是体现世间万事万物的有序啊！《高》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原生态的流动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不已。我就走到街上，将我的声息也混于其间，然后带着起伏不定的心情再回到居室，感觉中灵感已如泉涌，但我不急于下笔，我要平静我的心绪。就点上一支烟坐于桌前，看着吐出的烟雾在书桌对面的一架高达屋顶的书架间隙中弥漫散开，并逐步升腾而起，钻入书架与书的间隙中，受了阻挡又退回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意念中的象就在烟雾的形态中逼真起来，感觉书里的西夏、蔡老黑、子路、菊娃、王文龙及一群矮矮的男男女女都从烟雾中向我

走来，我的思绪也就跟着他们又到了高老庄，继续我痛苦而快乐的历程。

多年以来，在文字中所经受的欢乐与痛苦就已使我清楚地明白做文章如同一门技艺。但又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技艺，不是勤勉与苦练就可以成功的。需要的是一种天分与悟性，这就如同佛法中所说的慧根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有的情结。我一直认为在我的天性中是不缺乏这种情结的，正因了固守着这样的一份自信，使自己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为文的根本，没有随波逐流地去放逐自己的写作意识，从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但在评注《高》的过程中，我却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一直自信着的文学情结，总感到自己的文字无法将内心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更怕歪曲了作品的意思，误导读者。这种惶恐时常充斥我的心灵，思绪就飘得很远。想起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一句话：辞不达意，适可而止为妙。这使我猛然醒悟，文字所表达的东西是有限的，生活的真实流动才是无限的，这不也正是《高》中的最大成就吗？况且好的文章在夙命中是早就定了的。这种刻意的追求正是在阻碍着自己啊！心念至此，心绪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于平静，继续做我的“《高老庄》”。每每到了“辞不达意”处，也就心安理得地“适可而止为妙”了。故而在整个《高》评注之中，有目力心力不到者。

到了农历正月的最后一天，我写完了二万多字的草稿。誊抄的工作是极其费劲的，尤其是行间的夹批，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好多段落的评注在誊抄时因不满意草稿，又几乎是重写。阳历三月二十八日，誊抄工作终于全部完成！上帝保佑！

在评注《高》的过程中得到了本书作者贾平凹先生的鼓励与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先师张竹坡评注的《金瓶梅》一书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和指导，在此谨向出版此书的齐鲁书社致谢。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稷甲岭常常崖崩，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筐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家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齐摇动。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高老庄镇的镇长，他是有文化的，当然要批评迷胡叔，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不足为怪；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田和一条灌溉渠的重大灾情报告，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①。

这天夜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还说着白日的崖崩。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根高香，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眼看着就埋没到了祖坟，却没有埋没，这都是神灵的保佑，要不，孩子的爷爷快要过三周年忌日了，那可怎么得了？顺善路过院门口，鼻子凑凑^②，闻见了高香的茎味，也笑咪咪趑脚进来，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就问道：“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没了言语。顺善却发起感慨：“上一辈人，或上上一辈人，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修一条巷道，造桥建祠，盖戏楼子——风流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七星沟的苏家寨子，木王岭的高阳堡，还有咱高老庄，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出了一名诗人，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辞。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一个县办公室主任，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镇中建了大市场，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租赁摊位，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③。子路已经是省

评注：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的时候，稷甲岭发生了崖崩。两件事同时并举，给人以很强的时空感。一件为人事、一件为物事。开篇就将人与物相互联系的一种宇宙大秩序隐藏其间，千头万绪由此生发开来。大自然之中，物与人掩映，人与物相间，无一不可也。因物与人的掩映才出宇宙之万千气象；也因人与物的相间才有世界之五彩缤纷。此是本书立意之根本，行文之大结构处。

写崖崩的情形是从侧面着笔，由村人之眼见、耳闻将崖崩的严重情形一层一层地展现于读者面前，使人如临现场。

众人谈论崖崩之时，由迷胡之口，引出白云湫为后文作线。

父亲三周年忌日由娘与菊娃的谈论引出，同

① 为官之道也，可叹！为官者读之后三思，而后悬镜自照。

责编补注：本书所有行间夹批皆改为脚注，为使原小说文气贯通也。

② 犬相如画。

③ 出于村支口中，世情可见。

时隐含了子路回高老庄的原因。再由顺善之口说出子路的身份地位，用一位医生和一位诗人作了铺垫和对比。

作家行文之中，处处藏针伏线，不用直笔，呆笔，皆有线而来，顺势而下，将生活原生态的流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物的个性都不刻意去写，而是通过人物言行动作将人物性格表露无遗。如顺善的能言善变，石头的少言寡语都是通过言语行动而跃然纸上。尤其是在娘与菊娃的描写中，完全没有人物心理变化的剖析文字，但人物矛盾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却描摹得极其传神。用笔已至化境也！

城大学的教授了，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可他数年竟不回来，这井也不淘，门楼不修，院墙头塌了一豁，好像是不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菊娃忙说：“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睡吧睡吧，夜也深了，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顺善嗯了嗯，停止话头，摸摸孩子的脸，说：“伯来了也不问候？叫伯!”孩子瞪着眼，偏是不叫，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进了一批棉花，成色好，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就走了。顺善一走，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各自默数了一遍，又默数了一遍，一遍与一遍数目不同^①。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

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不偏不倚，整整齐齐排在一起，但全部底儿朝上。儿子趴在炕沿看着，突然说：“娘，我爹他们要回来了。”菊娃愣住了，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门外头起了风，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久久地坐在那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天明起来，对婆婆说：“娘，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娘说：“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菊娃说：“改日去吧。……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娘说：“改日就改日吧。店里就那一张小床，雇来的彩彩在那儿，两人怎得睡下？你说啥的，石头去你哥那儿?!”菊娃说：“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娘说：“……这怎么都要走呀？”菊娃说：“石头他爹要回来了。”老太太也愣了，嘴张张，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头就低下去，一边用抹布擦柜盖上的米盆面罐儿，擦出油光来，一边说：“子路要回来？谁说子路要回来？子路……”^②

吃罢早饭，菊娃果真背了石头去了娘家。子路娘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捉住鸡拿指头塞进鸡屁眼里试有没有颗蛋下，但立即把鸡丢开，进屋翻箱倒柜，寻着了子路早年的一双旧鞋，用绳子系了，吊到红薯地窖里，自言自语道：要回来，就把西夏也给我领回

① 笔力直穿心肺。

② 娘心如画。

来，让你爹也瞧瞧我儿的日子又回全了^①！

娘在家里唠叨着，心电感应，坐在车站台阶上的子路就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连站在广场上的那个警察也回头往这边望望，子路有些不好意思，但立即矜持起来，面上平静如水，然后目光放远，瞧起西夏挤进了售票房前的一堆人群里。原本该西夏在这里守护行李子路去买票的，但子路的个子小，挤不到售票窗下，又不想从那些人的胳膊下钻来钻去，西夏就长胳膊长腿地去了。

西夏在人窝里挤得满头大汗，鞋踩脏了，发卡也掉了^②，好不容易买了票退出来喘气，旁边一个女人一直在看她，说：“这么漂亮的人，该有自己的私家车哩！”西夏说：“是吗？那我就得换老公呀！”那女人白皮净肉地笑了，说：“到哪儿旅游？”西夏说：“回婆家。”女人说：“哪儿的？”西夏说：“高老庄！”说罢自己也嗤地笑了，她想到了猪八戒，《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上的人，西天的取经路上，动不动就要回去。那女人并不知道西夏发笑的意思，听说是去高老庄，就过来把西夏的手拉住，说高老庄是个好地方，她是去过的，而且现在还有个亲戚就在高老庄。西夏便觉亲近，问高老庄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那女人说：有山，山深似海哩，这个时候去，柿饼板栗吃不到，杏子却下树了，你若坐车，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呀，你把一张钱丢下去，卖杏人就把杏子往车上撂，你没有接够数，他们会捧着车跑呀跑的，还给你扔！沟畔里到处有古松，苔藓和蕨草就从树根到树梢附着了长，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蔓便垂下来，有红嘴白尾的鸟在里边叫。你见过连翘吗？中药铺里有一味药叫连翘，谁能想到连翘竟长那么大的一蓬，花开得是那般黄，佛黄。西夏就兴奋起来，问还有什么，那女人说有太壶寺，有一猫腰就能打出一桶水的泉窝，桶里会有七条八条小虾蟆，高老庄人不吃虾蟆。还有白云湫。西夏把扑撒到脸前的乱发拢了拢^③，问白云湫是什么，那女人说，是个湖，是个沟，是一沟的老树林子，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是天下最怪的地方，但我没去过。女人很遗憾，西夏也陪着她遗憾了，又拢拢扑撒到了脸

评注：

西夏买票是为掉发卡作遮掩，掉发卡又为送发卡作伏线，送发卡又为后文中再送发卡作伏线。如此线中设线而又线线相连，使文字如行云流水，依自然之势而下，丝毫无人雕琢之痕迹。一部大书之中如此伏线四设而又处处遮掩处举不胜举。作家笔力之劲、之密、之宏大真叹为观止。

西夏买票之后，遇到送发卡的女人，插入一段高老庄的风土民情，是为后文作铺垫，使读者尚未到高老庄，而高老庄之面貌已遥遥可见，给人急切与向往之感。且于忙处又插入一闲笔，使故事急缓有序，行文穿插有理。

写带孩子的女人以子路的矮小而现身说教一段，又现成又幽默，作家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① 娘心如斯，读至此，天下游子当焚香跪拜，悬镜三思。

② 发卡掉得极自然。

③ 发卡已掉故有乱发，用笔极细。

似乎是一段闲文，却又是明明为子路在旅途中回忆作引线，至后文一提，读者心头眼底已如活现，方知作家用闲笔处心未真闲。

上的乱发^①，骂了一句：“这头发真烦！”^② 女人说，要去高老庄，得剪个短发的，到处是梢树林子，雨后进去捡菌子，长头发就不方便，高老庄的狗都是细狗，一生下来主人就把尾巴剁了。说着从自己头上摘下一只发卡给了西夏。西夏不愿无故接受赠品，谢绝不要，但不行，再要付钱时，女人说这能值几个钱呀，动手帮西夏把头发拢整齐，别上了发卡，直叫道漂亮。西夏谢谢着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邀请她去见见子路：说不定论起来，她的那位亲戚还是子路的什么亲戚，世界说大，大得很，说小又小得就那么几个人呢！但那女人却不想去见子路，说她是电视台的记者，得立即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呀，就拜拜，没在人群不见了。

西夏返回车站的台阶上，子路却不在了那里。举目四顾，他双肩挂着两个大提包，腰弓着，越发矮得像个孩子，在一家小店铺门口和人争执哩。西夏就喊：“子路，子路！”子路过来，一脸的恼怒，晃着手里的空水杯，骂那些小店主尚皮，跑了三家都不愿给他倒一杯白开水的。西夏说：“你给人家掏两角钱，谁不会热情卖给你？”子路说：“要是高老庄，水拿井盛哩！”西夏拿了水杯转身要去买，子路说：“不喝了，气都气饱了，票买到手了吗？”西夏说：“买到了，你猜我见到谁了？”子路说：“谁？”西夏说：“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有一颗痣，她说她亲戚也在高老庄。送我了一个发卡，别上好看不好看？”子路说：“好看，你别什么都好看。她亲戚也是高老庄的，怎不领来拉拉话？”西夏说：“人家忙着出差呀，是电视台的记者，人家是记者哩！”子路说：“那算啥的，不就是拿个黑驴尿往领导嘴里塞着的工作嘛！”西夏说：“这都是教授说的话？”两人就扑扑哧哧笑起来。地道口前的栏杆下坐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孩子在看着子路和西夏笑，子路和西夏也就笑了。子路和西夏已经不笑了，孩子还在笑着。子路就给孩子做鬼脸儿，把两只耳朵往前拉，撅着嘴，像肥猪的样子，孩子并没有反应，反应的却是孩子的母亲，她微笑着向子路招手。这是一个白面长身的女人，子路就走近去，女人对孩子说：“叫叔叔。”孩子说：“叔叔。”女人说：“让你好好吃饭，你不好好吃，再不好好吃你就只长叔叔这么高！”子路脸腾地红起来，但子路毕竟是教授，他说：“你娘说得对，要

① 又出乱发。

② 一处不落闲笔。

好好吃饭哩，个头长不高受人歧视的。”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忙抱歉她不是那个意思，子路却严肃地走开了。

两人走进车站，西夏问：“和人家说什么了？”子路说：“她问我做什么事？我说是教授。她说做教授好哇，可怜她只是初中毕业……”西夏说：“瞧着人家漂亮了把什么都说?!”子路说：“她漂亮？你一来这里还有漂亮人?!”子路把两个提包都提过来，小跑着跟在西夏的身后，像个驮驴儿。

车是要路过高老庄而往西南的湖北去的，后窗上破裂了玻璃，凉快是凉快，尘土却迷进来，头发很快就粘成一绺一片。出城后一个小时，车驶进山区，西夏万般兴奋，虽然旁边的窗子一打开，前边那个老头的脑袋伸在窗外，呕吐的污水会雨星一样飘过来，她还是不停地要打开窗子，大惊小怪着外边的景色。而子路一上车就坐在那里把眼睛闭上了，他并没有睡意，只是竭力要从脑海里抹去那个白面长身女人的形象，但女人的话不去思量又怎能不思量？十五年前，同样在这条路上，父亲送子路去省城上学，撕棉扯絮的雪下着，卡车上没有座位又没有篷顶，人插萝卜般地挤坐在车厢，腿再发困发麻也不敢动，一动就再也没地方坐下去了。子路实在是忍耐不住，拔出一条腿来揉搓，他担心时间长了腿要患关节炎的。但将腿揉搓了一会儿，旁边的一个女人却说你抓了我的腿了！这怎么可能，他在强辩着。女人却说你高老庄的吧，子路说是高老庄的，又怎么啦？女人说：瞧你高老庄的男人有这么长的腿吗?！他把腿再往上抬，果然发现这是女人的腿，一条细而长的腿。这件事烙铁一样永远在子路的心上留下疤痕，他是带着高老庄男人特有的矮体短腿在省城读完了大学，也在高老庄男人的矮体短腿的自卑中培养了好学奋斗的性格，成就了一位教授，又出版了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专著。十五年后，又是女人在嘲弄了他的个头矮小——奉承女人能使一个卑贱的男人崇高起来，以貌取人却是鉴别浅薄女人的标准——子路闭着眼睛无声地笑了，他想，那女人是不知道他是谁，如果她是高老庄人，或者是家乡那个县的人，甚至她如果在省城的大学读过书，她就知道子路是什么人物了！

子路睁开眼来，见西夏正趴在车窗口向外拍照，一条腿屈跪在座位上，一条腿斜蹬在座椅底，臀部丰满，腰肢美妙，禁不住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伸手就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自父亲做过了胃瘤手术，整整的四年里子路的负担多么沉重，每日的清早醒来，第

一个念头就是害怕着这一天父亲的病情会不会复发？以至在讲台上正讲着古代汉语，思路就突然中断了。为了逃避焦虑，他去了历史博物馆观看新出土的大唐壁画，壁画里最让他感动的是唐人打马球，瞧呀，那马臀部滚圆，四足精瘦，奔跑起来蹄脚腾空几乎平行啊！高老庄是没有马的，惟有黑矮的毛驴从山岭到山沟，从山沟到山岭一日复一日地驮运粪土，在这个城市所在的平原上，也仅是有骡，骡毕竟还只是马的附庸。古人讲龙马精神，原来马也同龙一样给人以形体美，力量美，以及神秘。也就在这次参观完走出了大厅，博物馆的院子里阳光灿烂，几位年轻的女人正从台阶上往下走，有人一个趔趄从台阶上跌下，然后爬起来，说：“真讨厌，脚小老立不稳！”这样的话明显地在夸耀自己的身高脚小了，自然遭到她的同伙们的一顿戏谑，偏不去扶她。而子路是瞥了一眼她的脚，脚虽不大，却也不是小到站不稳的程度，倒觉得这女人有趣而性情可爱。从博物馆回校后的许多日子，子路每每想到大唐壁画中的大宛马，不知怎地就想到了那女人。为什么从马就联系到了那个女人，是那女人同马一样有长条细腰，滚圆的屁股，瘦劲腿脚和一种健美的神态吗？这种想法深入人心，以致于在大街上见到漂亮的高个女人了，子路皆称之为大宛马。正是如此的心情，子路在以后的日子无数次去博物馆看大唐壁画，果然也就每次碰上了那女人，由此认识，纠缠不舍，最终将马牵进了自家棚圈。

子路之所以与原妻离异，同西夏结婚，他喜欢的并不是周围人和家乡人所说的因为西夏是城市人，年轻而漂亮。他喜欢的是高大，子路是太矮小了，卖啥的不吃啥，没有什么就希望有什么！他的这种观点并不避讳，甚至在讲古汉语的课堂上竟也谈起了大唐的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的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那画中的女子的形体容貌，服饰和发髻，并不是要以胖为美，而是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啊。他娶过了在博物馆从事壁画临摹工作的新的妻子，便将其名改为西夏，西夏大概就是历史上北方的一个匈奴人种的国名，连不是平面脸庞，有着淡黄头发的西夏也觉得自己的祖先可能就是胡人，至少也该是汉胡的什么混合血统了。

现在，趴在车窗口还在不停拍照的西夏，望见了远远的崖头上马蜂窝一样的石窟而惊讶不已，子路告诉说这是昔时山民为避兵荒匪乱而藏身的，洞窟里有厅间和卧间，有粮仓和水窖，洞外刀削的石壁上凿有石窝，插着石橛，进洞要在石橛上一页一页搭上木板

子，人走过又一页一页将木板抽掉，飞鸟也飞不到上面去。西夏立即将目光盯住洞窟，思绪却如天边那一朵云，有了浪漫的颜色而微笑了，说：洞窟里有没有壁画？子路抚摸了她的头发，摇摇头，感叹了年轻的城市里的女人天真，她们永远不懂生活的沉重和苦涩，这或许是时代不同了，也或许正是年龄差别的隔阂，他后悔起这次带她回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①？高老庄毕竟不是如诗如画的桃花源，回到贫困的故乡根本不等于回归自然的旅游，西夏能适应故乡的环境吗？何况，那里还有着他的前妻和前妻留给他的一个瘫痪的孩子^②。

班车终于在高老庄的镇街上停下来。子路和西夏已经像土布袋摔过一样，面目全非，没想到街道上尘土更深，一走进去就扑扑腾腾起烟。西夏说：“这街面也没铺水泥？”子路说：“乡里土多是多却干净，我小时候跌了伤，抓把土按按能止血还不发炎哩！”就指点了高老庄村落布置是个蝎子形，这镇街是蝎子腰，东边的北头那个村是蝎子北夹子，南头那个村是蝎子南夹子，咱家住蝎子尾，在镇街西北角，还得走四里地。子路说：“风水好吧？”西夏说：“毒！我要上厕所呀。”^③子路说：“这里可没有公共厕所，能不能坚持一下？”西夏说：“水火无情！”子路就拎了提包带西夏往一家饭馆去，说：“乡里人的屎尿要各人拉到各人家的厕所里的，肥水不外流哩。——三治哥！”三治不在，三治的老婆和几个伙计在灶头上做豆腐，烟熏火燎的，秃头女人双手摇着豆腐包，吹了吹面前的蒸气，突然尖着嗓子说：“瞎，这不是子路，子路你回来啦？这是你办的女人？！”^④子路忙对西夏说：“这是三治嫂子！”西夏说：“嫂子好！”把手就伸出去。秃头女人说：“农民不兴握手哩！小星，小星，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吗？！”一个满脸红肉的伙计从后门跑进来。秃头女人说：“给教授和我这妹子下两碗大肉茴香饺子！城里人卫生，碗筷用开水烫了，再拿一卷纸来，他们要擦嘴的！”子路赶紧说：“不啦，不啦，我是来看看三治哥的！”就给西夏往后门处努努

评注：

前文由女人口中，高老庄的人情面貌仅仅是个意象。因为仅由耳闻，故而用笔都较抽象。现在西夏子路已身处高老庄，眼可观，耳可闻，唇可语，有切身之感受，是以用笔又与前面不同，已由抽象的口语叙述转为具体的物事描写。文字生动鲜活，人物语言个性化，口语化，通俗化。以语言动作的细节刻画人物，塑造人物个性。用白描手法将高老庄中三治老婆、饭店喝酒的男人、苏红、竹青、迷胡以及一大群小儿等诸多人物的性情、形

① 与后文遥遥相对。

② 生活的不尽人意大都如此吧，圆满的另一边总有着破缺，抑或说圆满的本身就是一种破缺。

③ 一折。为苏红作暗景。

④ 口语生动鲜活，情态逼真如眼见。

影、魂魄一齐描出。

以西夏内急为线，引出苏红。苏红的出场看似随意，其实却颇费推敲。厕所、肮脏的酒馆是苏红出场前的暗景；苏红一出，则用其手中提的一只乌鸡作衬景，且并不先写苏红样貌，而只着眼于那只乌鸡。先是“扑拉着，鸡毛乱飞”，接着又“挣扎着掉到地上，扇动了翅膀要逃去”。如此反复写乌鸡，其实是反复映苏红，直到苏红与子路交谈很久才顺手一描——“苏红发型烫得很大，眉毛却修得细长”——画出了一幅狐媚之相。而后又以醉者在苏红脚下吐出的一堆污物作明景。如此一暗、一村、一明，再一描，则苏红之样貌品行皆昭然于众也。

文字中顿挫有序，穿插自然。车到高老庄

嘴，西夏忙不迭地去了。

子路在临窗的桌前坐下来，开始和秃头女人说饭馆的装修，说三治的哮喘病，说做这么多豆腐是给别人订做的还是给饭馆自己做的？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个人在喝酒，一边喝一边行酒歌令，又喊叫着再拿一瓶酒来。秃头女人说：“还喝呀，辛辛苦苦掙一根木头来就为了喝呀？”喝者说：“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吃喝？是嫌我们没钱吗，我们那儿有的是木头！”^①子路说：“嫂子这生意红火嘛！”秃头女人说：“红火的是地板厂哩，人家吃过肉，咱跟着沾点腥的！喝吧喝吧，卖酒的还怕大酒汉？要擤鼻到门外擤，抹在桌腿上恶人哩！”那伙人笑了笑，没有擤鼻，只是一个把稠稠的一口痰从门里唾出去，一个却说：“城里人咱学不来，咱用土坷垃擦勾子的时候，人家用的是纸，现在咱才学得能用了纸了，人家用纸却又擦起了嘴！”一个说：“就你话多！”先头那个却压低了声说：“那娘们长得膝盖了没有？”这个说：“不长膝盖是木头呀？”那个说：“那走路怎么不打弯儿^②？还有这么长腿的娘们，长腿不生娃哩！”子路还没等回过头去，秃头女人笑着说：“醉了醉了。”哐的一声，一个汉子从凳子上溜下去，头磕在地上。几个人说：“没彩，没彩，不到三瓶就不行了！”抬着就放到店门外台阶上去敞风，然后又坐回来继续喝酒，喊叫再炒一碗木耳菜来，辣子放旺些。子路一时觉得这伙人有意思，刚踱脚站到了店门口，忽听得有人叫他，扭头看时，街面上并没个熟人，转身又要踱进去，但那叫声又是两下，才看到街对面的二层木楼上站着一个女人是苏红。苏红提了一只肥嘟嘟的乌鸡，鸡扑拉着，鸡毛乱飞^③。子路就招了招手，苏红噤噤噤地从木楼的楼梯上跑下来了。

两人就站在醉者的身边握手，被缚了腿的乌鸡却挣扎着掉在地上，扇动着翅膀要逃去。苏红捡一块石头压住了鸡翅，说：“送人也不说宰了送人，我可不敢杀的！”子路就看着她笑，秃顶的女人却在屋里听见，说：“苏红你能显派！前日我见你在泉里剖鱼呀！”苏红说：“鸡叫哩鱼不叫哩。”秃头女人说：“领导不爱提意见的人，你倒欺负不言传的！”^④苏红没理，使劲跺着鞋上的土，说：“咱这

① 暗示为白云寨人，为后文作线。

② 粗人口吻，西夏健美之态可见。

③ 为苏红作衬，妙极。

④ 世情如画。

街上成了塘土窝了，几时回来的？”子路说：“刚刚下车。”苏红说：“坐了小车？车呢？”子路说：“我有自行车，在城里哩。”苏红说：“……那也给县上招呼一声，谁能不给你派个车呢？真是，要顾及影响呀？”子路说：“还要车呀，只要没人骂我就是了。”醉者哇地吐出一堆污物^①，有狗立即跑了过来，苏红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说：“……你看你们闹的，都是好人么，咋就说离婚就离了？！原本在省城时我是要去你那儿的，这不，也去不成了！”子路说：“朋友归朋友，来么！几时再到省城呀？”苏红说：“这一半年怕去不了了，你瞧，忙得我现在项链也不戴，手镯也不戴，活得没个女人味了！”苏红的发型烫得很大，眉毛却修得细长^②。子路说：“厂子情况怎么样？”苏红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知道我办了厂？怎么知道的？！”子路说：“高老庄也是常有人去我那儿，见着了没有不说到你和厂里的事。”苏红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累啊！厂里的效益倒还好，我只说就一门心思务弄厂里的事了，可还是有人缠着要介绍他们去省城打工，在楼上也正和几个女子谈哩！有什么办法，谁让咱当年搞过劳务输出呢？你瞧这街上的发廊、照相馆、旅馆、饭店，十有八九都是经我带出去了又回来开办的，咱这儿的女子能行哩！”子路说：“高老庄的水土历来养女不养男么。”苏红说：“你嘴这么说的，肚子里才看不起我们哩，要不，怎么就……现在呢？”子路说：“这其中的事你不知道……有了。”苏红说：“有了？！”头朝店里就瞅。后院里正是一迭声的尖叫，子路触电似的撇下苏红便往店里跑，那桌上喝酒的汉子开了心地嘎嘎大笑。

西夏从后门一出去，才知道后院特别低，七级台阶下，靠东是三间小厦屋，靠南的院墙上开着一扇小门，直接能看到一条小河。院西一块平场子晾着豆子，剩余的倒是菜地，种着葱、蒜、韭菜和芹菜。菜地角立栽着一圈碗口粗的木棒，苍蝇哄哄着，那就是厕所了。西夏推开木栅门儿，发现里边仅有个粪坑，为难了半会儿，才要蹲下，饭馆的伙计就走过来，西夏忙咳嗽了一下，伙计也咳嗽了一下，西夏恼怒地站起，说：“有人的！”伙计说：“我来摘木耳。”竟在立栽的木棒上摘下一堆黑蝴蝶一样的木耳去了。西夏惊讶不已，重新蹲下，目注着木栅门口靠的一块石碑。这石碑额题“永垂

是一顿，西夏内急是一折；到了三治家饭馆是一顿，引出苏红又是一折；到了家里是一顿，竹青来串门又是一折。如此顿挫穿插之笔贯通全篇，举不胜举。入笋之处又极其流畅自然，似乎全然不费经营，其实正是文字大费经营之处，读者不可匆匆看过，应细心体味，方得文章之精妙处。

① 又一明景。

② 再一描，狐媚之相可见。

不朽”四字，首尾稍有残缺，上道：

□□□□□高老庄乃□□□□□交界，原属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之野。自甲寅岁□□匪寇逼斯土，叠害□□保，西
流河人物几无所容。己未夏，首人同众修寨堡以为保障。
工程浩大，一木难支。各捐己资，募化十方，善果周就，
刻石垂久。

正看到下边“大清嘉庆六年□□□□□”，却听得有呼哧呼哧声，扭头看时，木棒圈角的低矮小棚里竟走出一头猪要来吃屎，吓得提了裤子一边往出跑，一边锐喊。子路接住她，说：“这怕啥的，三治家没尿窖子，厕所和猪圈在一起的。”西夏这才定下心来，听得前边店里一片哄笑，自个脸先红了，说：“猪吃人粪，人吃猪肉?!”便又折身过去，要看那猪棚那么小的，怎么就能卧了那么大的猪!

子路把西夏介绍给了苏红，苏红叫道：“我只说我是高老庄的高个子了，没想你比我高这么多!”就不和西夏站得太近，立在了台阶上，说西夏是模特，西夏说不是，她却坚持说一定是的。这时候，远远的镇政府门口，有一辆吉普车，嘟嘟嘟地发动了，几个人抬着一筐什么重物放到车上，遂即一个矮子滚球一般地跑来了来^①，说：“苏红，镇长问你去呀不去?”苏红说：“去么。”便对子路说：“你见一下镇长吧?”子路说：“我不认识的，算了吧。”苏红说：“那我也不能陪你们了，早上白云寨卖木料的人在稷甲岭下发现了一只旱龟，卖给了厂里，厂里送给了吴镇长，吴镇长却要送给陈县长的。”子路说：“一只龟划得来这么送来送去的?”苏红说：“筛子大的!”西夏说：“筛子大?”要过去看看，子路扯了扯她的衣襟。苏红就把乌鸡让子路带回去，子路不要，双方推让了一阵，苏红只好把鸡交给那矮子替她去杀，当下握手告别了，还在说：“西夏你这么高的个头!”

苏红一走，西夏就把高跟鞋脱了，从提包取了一双平底鞋换上，问子路：“我是不是高得有些丢你人了?”子路说：“是苏红自惭形秽了。”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认得子路的，也有不认识子路

① 比喻精妙之极。

的，但都向他们行注目礼，子路只是低了头往前走，将西夏落在后边，西夏就小声说：“头，头！”子路偏不理她——仰头婆娘低头的汉——还是低着头，双腿换得更欢了。西夏撵上说：“你腿那么短，倒走得快！”子路说：“咱不要并排走。”西夏说：“怎么啦，你也嫌我个子高啦？”子路说：“这是在乡下。”西夏说：“乡下不允许并排走？”偏并排走。出了镇街，顺一条土路往西北方向去，西夏说：“我只说你个子矮，怎么街上的男人都是矮子？”子路说：“……是不是？”西夏说：“怪怪的。”子路说：“恐怕是大家看你怪怪的。”西夏就嗤儿地笑了一下，说：“我明白了！”弯腰从路边掐下一朵颜色黄黄的花，花茎流出白汁，立时却变成漆一样的黑。子路说：“不要掐的，这汁粘在手里就洗不掉了。你明白啥了？”西夏说：“你总嚷嚷着要回来，回来你就没自卑感了么！”子路说：“我才没自卑感，有自卑感我能娶你？！”西夏说：“娶我是不是要换种的？”^①

一走进蝎子尾村巷，西夏看见的到处都是柏树，树老如卧，就在每一棵树下要拍照。子路也来劲了，介绍这一棵是扁枝柏，从根到梢枝杆全是扁形，那一棵是扭柏，树身扭得似麻花，又有塔柏、夹槐柏、挂甲柏，一直到了他家院墙外，指着一棵斜斜地顺着房后檐和院墙头逶迤而长的柏说是飞檐走壁柏，西夏就兴奋得一蹦老高。这一蹦，巷中有人瞧见了，直着脖子喊：“云奶！云奶！”声音急迫。巷道的门窗里同时六七个脑袋伸出来，在说：“子路回来啦！”子路回应着，把香烟撂进窗里，把水果糖塞给跑来的孩子。一个孩子剥着糖往一家门道里钻，糖掉了，拾起来喊：“云奶云奶，我叔回来啦！”^②西夏却听到了哪儿有胡琴拉动，沙哑的声音在唱着：

黑山哟那个白云湫，
河水哟那个往西流，
家没三代哟富，
清官的不到哟头！

西夏说：“你听，你听。”子路说：“那是迷胡叔唱丑丑花鼓

① 直接，应出西夏之口。

② 生动，逼真之极。